

定中明回憶錄

(一) (本文插圖刊第七、一一八頁)

抗日與中東友好訪問

●定中明(外交部顧問、國立政治大學前阿語系教授兼主任)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中日大戰爆發，我正在埃及留學，民國二十七年曾偕留埃同學陪伴中國回教中東友好訪問團參觀訪問埃及各界，擔任傳譯工作，經過情形憶述如後。

阿語講述日軍暴行

一場最成功的演講：中國回教中東友好訪問團的主要任務和目的，在揭露日軍侵華的野心和暴行，並爭取回教國家的同情與支持，在埃及停留訪問約廿多天的期間，只限於個別的說明與零星問答，沒有作全盤的有系統的公開演講，一般埃及人民對我們的英勇抗戰以及日軍的種種殘暴獸行，仍然一無所知，對於此行的目的，似乎未能達到；所幸埃及回教青年會夏姆孫博士最後安排了一次盛大的自助餐晚宴，邀約了很多埃及各界名流碩彥參加，宴後在總會的大禮堂舉行公開演講會，聽眾除了應邀之貴賓外，還來了大批的青年會員，把一個禮堂擠得水泄不通，首先由夏博士以主席身分致簡短的歡迎詞，並介紹中國回教友好訪問團的成員，然後由王會善團長起而致詞(王世明學長翻譯)，對埃及各界的熱烈歡迎與禮遇，表示由衷的感謝，對埃及教胞給予我國

軍民抗戰的精神支援與同情，表示無限的感激，詞畢接着由副團長馬天英以流利的法語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講，由當時埃及一位名報人名叫鄒麻的Mr. Juma'a(即回教星期五聚禮日之意)擔任翻譯。相得益彰，馬天英富口才、善詞令，尤擅長即席演講，莊諧雜陳，引人入勝；那晚馬天英展現了他的專長，口似懸河，妙語如聯珠地報告了我國國軍浴血抗戰、英勇犧牲可歌可泣的事蹟，他描繪國軍敢死隊，以綁着炸彈的血肉之軀衝向敵人坦克的勇敢故事，令聽眾咋舌，當他敘述國軍與敵軍作白刃戰時，使用特有大刀之神威，使日軍見而生畏，跪地求饒的醜態時，令聽眾毛骨悚然，當他敘述日軍種種慘無人道的暴行：姦殺婦女、亂殺平民，並以刺刀迎刺拋在空中的嬰兒作樂癡笑的獸行時，聽眾無不咒罵，切齒痛恨，總之聽眾的感情已隨着馬天英講詞的抑揚頓挫而起伏，那是一次扣人心弦非常漂亮而成功的演講，收到了豐碩的宣傳效果，博得如雷的掌聲，演講結束後聽眾蜂湧而上，紛紛爭與馬天英及其他團員握手，表示敬佩。

抵制東京大寺約會

抵制日本東京清真寺落成禮：當時日本政府爲了拉攏回教世界，掩飾其侵華暴行，特利用東京第一座清真寺落成啓用機會，擴大舉行慶祝儀式，函邀各回教國家政要名流、宗教領袖前往參加，並允予優渥招待。當時傳播媒體尙不發達，消息很少人知，幸有一位報社記者好友向我透露，我立刻跑到訪問團下榻的旅館找團長王會善，報告此一重要消息，並建議速探行動予以勸阻，以資抵制，王團長問我有何辦法，我說，最好由貴國發一宣言，呼籲全體回教世界政教領袖予以抵制，拒絕參加，以示對日軍侵略中國暴行之抗議與譴責，王團長說：那誰來起草這份宣言呢？我說只要您同意，我立刻就起草，王團長說好就請你偏勞罷；我馬上找了一張紙，就在團長臥室的寫字檯上振筆直書，如有神助，一揮而就，宣言中需要引證的一段古蘭經文，記憶不全我留了空格待填，這時我想起日前方才結識的同一旅館內一位巴勒斯坦學者，兩人談得很投機，那時他正在午睡，我迫不及待地去敲門，他開門時頗有愠色，一見是我，他馬上改變態度，問我有何事情？我把手中的稿子遞給他看，加以說明原委，並請他指教，同時請他把那空着待填的一節經文

代為填寫，我把經文的意義說明後，他立即倚着門框填寫了那段經文，那就是古蘭經第九章107和108兩節的各前半段，其內容是：「那些人他們修建清真（禮拜）寺的目的，是在妨害（主道）助長迷誤，分化穆民（信士）……你（指穆聖）絕不可進去（禮拜）……」這段經文的內容，用於當時日本東京清真寺的情況下再恰當不過了！他寫完以後遞給我，我問他全文有沒有錯誤或不妥的地方，請他指正，他問是誰寫的，我說是我，他點點頭說很好沒有錯，我當時得到了很大的鼓勵與信心。拿回去對王團長說：現在就去找印刷廠儘快付印，他同意印一千份，同時我找埃及回教青年會主席協助，提供我們一份回教國家包括埃及本國在內的名人、團體、姓名地址名單，宣言印妥後，我們發動全體留埃同學以及旅館的侍應生一齊動手，分別包裹和寫通訊地址，大家七手八腳地趕工，很快就辦完，然後投郵寄發，充份發揮了團隊精神，完成了一件最有意義的愛國愛教的工作，結果收到很大的效果。事後據說除了葉門派了一位親王前往東京參加外，其餘各國都拒絕參加，給予日本政府一次很大的打擊，我訪問團回國後，因此事而立了一大功，但却埋沒了獻策起稿的人，令人遺憾！

訪問團結束埃及的行程後，首先轉往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訪問並作副朝，而王世明學長奉指派隨團協助，然後分別訪問了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印度（當時尚無巴基斯坦）等國，都受到很熱忱的歡迎，圓滿達成任務。

第二屆友好訪問團，團長團員共為兩人：

團長是當時的新疆籍立法委員艾沙 Said Eesa Yusuf Alpatation，團員為馬賦良 Abelullah F.L. Ma 與王曾善團長所率領的訪問團相距不到一年，艾沙是我在上海伊斯蘭師範唸書時結識的老友，此次異地重逢，倍感親切，也因此之故，義不容辭，我就擔負起全程協助陪訪的任務。不過因為艾沙、馬賦良兩位都是新疆人，他們訪問的重點，擺在新疆事務上，向回教世界說明新疆的歷史、文化背景，使世人瞭解他們的現狀，他們二人在埃及呆了不短的時期，記得我幫忙他們最值得一記的有兩件事：

一、代為繪製中國地圖：各省名稱及首都，都用阿文註明特別突顯新疆，並用括弧標示「東土耳其斯坦」Eastern Turkistan字樣，然後為他們用阿文寫了一篇介紹新疆的文章，連同地圖印成單行小冊，用以分發，藉廣宣傳。

艾沙、馬賦良沒有晉見埃及國王法魯克，只晉見了皇儲穆罕默德阿里親王 H.R.H. Mohamed Ali, Crown Prince 由我陪同晉見，由於皇儲是土耳其後裔，仍能說流利的土耳其語，不需翻譯，二人直接交談，神情至顯愉快，皇儲喜愛收藏全球各國的珍奇古玩，其中有一間專門陳列中國的瓷器古玩，有大小花瓶、瓷盤瓷碗，茶具等，真可謂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令人大開眼界。

二、大會演講任翻譯：有一天艾、馬二位參觀開羅的一所最有名的高級中學，彷彿叫做 Khidiwi Is Mail High School。有學生幾千人，其規模和名氣相當我台北市的建國中學，該校當局在接獲我們一行去參觀訪問的通知後，以係首

次中國穆斯林兄弟蒞臨，機會難得，前一天就安排了一次公開演講會的節目，在該校的大操場上，集合了近千名的學生，穿着一色的制服，排着整齊的隊伍，在臨時搭建的演講台下，秩序井然的恭候聽講，那陣容與紀律一望而知是受過嚴格軍訓管理的，令人可愛可敬；我們一行三人，由該校校長及幾位高級行政人員陪同，步出校長室走進大操場，登上演講（受禮）台之後，尚未坐下，但聽台下一聲口令「立正」（係用阿語），全體學生刷的一聲挺胸而立，莊嚴肅穆，鴉雀無聲，這時校長走向台前，立在麥克風後面，向全體學員講話，介紹艾沙及馬賦良二位貴賓，說他們二位遠自中國而來，參觀訪問，表示熱誠的歡迎，校長一鼓掌，台下立刻響起了一遍熱烈的掌聲，然後請艾沙先生講話，艾沙請我替他翻譯阿語，他首先請同學們稍息，經我傳譯，台下教官下令稍息，同學們恢復原狀，氣氛立顯輕鬆，艾沙遂開始以流利的國語講演，每講一段，就由我代為翻譯成阿語，這也是我第一次向這樣的場面作阿語翻譯，我若有神助，非常鎮定，一點也不怯場，因為只有一隻麥克風的關係，我和艾沙先生每講一段要交換地點，覺得很有趣，艾沙先生講述中國抗戰的原因和理由以及日本軍閥的窮兵黷武的野蠻侵略行徑，我們不僅為了自身的獨立自由而戰，同時也是為了整個亞洲的國家的生存自由，乃至世界人類的和平正義而犧牲，這正符合我們伊斯蘭教義的精神，演講持續約一個小時結束，博得全體學員及校長教師們的熱烈如雷的掌聲！然後回到校長室，這時有許多教師爭先

前來和我們握手道賀，並有人問我是在那裏學的阿拉伯語？我說我現在正在愛查哈爾大學就讀的時候，他們的表情更加親切。

總之，由於當時埃及人受民族主義思潮的激勵鼓舞，正在爭取民族的自主獨立，所以對我們中國抗日反帝戰爭極為同情與支持，我們先後兩屆的「中東友好訪問團」，在埃及都獲得了豐碩的效果，為未來中埃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作了鋪路的工作。

艾沙先生當時是我國新疆籍的立法委員，抗戰勝利後出任首屆新疆人治新的省政府秘書長，王曾善先生任民政廳長，主席為麥斯武德 President Masoud，大陸變色，新疆淪陷後逃亡土耳其，嗣後與伊敏先生 Shakh Moham-
med Aimin 在土耳其從事新疆（東土耳其斯坦 Eastern Turkistan）獨立運動，一九五〇年伊敏逝世後，艾沙繼續領導，艾氏現年近九旬，體力衰微，現仍寄居伊斯坦堡，顯已無力從事政治活動矣！艾沙先生回國後曾向黨政當局報告，並對筆者之協助加以讚揚，力予推荐，黨政方面不久即有回應，當時國民黨海外組（部）主任謝仁劍先生致函，委筆者為國民黨開羅支部籌備人，而當時教育部長朱家驊則函聘筆者為該部駐開羅特約通訊員，均為義務職。前者不易籌辦而未果，後者則於畢業後從事工作一年餘，專門蒐集日本政府在中東各國尤其埃及之各種活動資料，撰寫報告，頗得教育部之嘉許，後得教育部資助旅費返國服務，加入抗戰行列。

至於馬賦良先生，則奉外交部派為駐土耳其

伊斯坦堡首任領事，直至大陸淪陷為止，閉館返國後棄官從商，嗣後來台，從事自由職業，其後娶妻生子，育有一男一女，不久此離，子女隨母赴美定居，馬氏於民國六十一年病逝台北，晚景淒涼。

酒會慶台兒莊大捷

自從蘆溝橋事件揭開中日兩國八年血戰的序幕以後，日軍以其絕對優勢的兵力武器，妄圖速戰速決，曾誇下三個月亡華的海口，而我最高領袖蔣中正委員長在武漢召開軍事會議時，接納了小諸葛白崇禧上將的建議，採取「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堅壁清野長期消耗戰的策略，在淞滬保衛戰中予日軍迎頭痛擊，血戰三個月之久，以挫敵兇鋒，煞其驕焰。四行倉庫孤軍堅守不屈的精神，不僅鼓舞了全國的士氣民心，增強了最後勝利的信念，抑且戳穿了日本皇軍不敗的神話，贏得了世人的讚佩與尊敬。我國為了保全實力，避免正面攻堅的戰術，自淞滬撤退後，敵人乘勝攻陷南京，施行大屠殺，旋又攻佔武漢，政府遷移四川，以重慶為陪（戰時首）都，憑藉天險，從事長期抗戰，在這一連串的戰役中，我軍節節敗退，我們在海外，心情至為焦慮，不料有一天打開早報一看，赫然發現我軍台兒莊大捷的消息，（民國廿七年×月）我們看了興奮得跳起來，大叫大喊，你們都來看囉，我們打勝仗了，消息報導說：日本板垣師團在山東省的台兒莊地方被我軍重重包圍，然後予以聚殲，殺敵五千多人，日軍幾乎全軍覆沒，這項消息太令人振奮了！我們

又一次沿街喧嚷，直奔領事館，邱領事與館員也與我們紛紛握手道賀，我們依教規不能喝酒，乃臨時以茶代酒，大家共同舉杯慶祝，旋即高唱國歌，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最後勝利，等愛國口號而後散去，這一幕的愛國情緒與前此之西安事變，蔣委員長伉儷平安返回南京的情況可以先後媲美！

這一年的國慶日，邱領事祖銘夫婦首次開羅一家大旅館內舉行國慶酒（招待）會，埃及的政府官員、各國駐開羅領事館官員、社會名流、工商界鉅子紛紛前來道賀，中埃兩國的友好關係，由此而進一步展開，最後終於昇格為公使館，再昇格為大使館。

親王臂助朝覲聖地

抗戰軍興以後，我中央政府遷都四川重慶，作長期抗戰之打算，而日本帝國主義將我淪陷區劃分為三大部份，分別扶植偽政權以爲其鷹犬爪牙，供其驅使利用。東北（即東三省）區則成立所謂「滿洲國」，由遜清廢帝（宣統）、溥儀為傀儡；華北區則成立華北偽政權，以殷汝耕為傀儡；東南沿海區則成立南京偽政權，以汪精衛為傀儡，後方稱為自由區，前方稱為淪陷區。

民國廿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我們接到領事館的通知轉告中國回教協會的電報：據悉，北平偽組織已派遣一個五人回教朝覲團前往沙烏地阿拉伯麥加聖地參加朝覲大典，我政府為防阻偽組織受日本帝國主義之利用作對我不利之宣傳活動，乃令同協電告我留埃學生組織朝覲團，以

資對抗，並加防阻；旅費亦由領事館轉發。我們獲知此項消息以後，大家都感到異常興奮與喜悅。因為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收穫」。朝覲（俗稱朝「漢志 Hajj」）是一項奢望夢想，談何容易，今既從天而降，美夢成真，當然是喜出望外，雀躍無已了！

我們在沙汝誠，龐士謙兩位領隊的領導下，積極地展開籌備工作。於是分別辦理護照簽證，購置朝覲必需物品如戒衣、戒鞋、腰帶、皮包、毛巾及訂船位、買船票、領旅費等，因為電報遲到，時間迫促，而輪船（當時尚無航空飛機）只剩最後一班，船名叫考塞爾Kandah（取古蘭經108章篇名），我們人多（共廿八人）旅費有限，不能坐三等艙位，只得降格大家一齊坐統艙。因為年輕、好奇，並不以為苦，大家都很興奮快樂。不料好事多磨，當我們萬事俱備，翌日登輪之際，忽然發現一大難題，那就是輪船公司告訴我們說：沙國海關按朝覲者的人數，每人須徵收落地（亦稱人頭）稅二十英鎊，當時英鎊價值很高，每一鎊折合美金四元，我們廿八人就須繳美金US\$2,240元，這一數目雖不太大，但我領館無權代墊，而請求回協補發也來不及，大家都非常懊惱焦急，以為功虧一簣，去不成了！可是天下事往往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跡出現，解救危難，誠所謂「絕處逢生」，「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當時我的一位埃及記者好友，也正為我們「只欠東風」的處境擔心，他告訴我：「報告你一個好消息，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部長費瑟親王（就是後來來華——台灣訪問的

費瑟國王）R.H. Prince Faisal bin Abolce Aziz Al-Saud昨晚抵達開羅，前往歐洲就醫，現住Simiramis Hotel大旅館，他為人慷慨好義，你們趕快去找他，請他幫忙，豁免落地稅，很有希望。」我聽完電話，感謝他的美意後飛跑回學生部，向沙主任報告此項消息，並說事不宜遲，我們趕快找幾位同學去見費瑟親王。我記得有五位同學除筆者本人而外尚有馬堅、納子嘉、韓天一、林仲明等。我們奉沙主任之授權立刻趕往旅館，經先向櫃台負責人取得同意，問明房間號碼後隨即登樓拜訪。我們按了門鈴，有一位隨員開門，我們由馬堅學長代表說明來意後，他就請我們進去在會客室坐下。他立即轉身進臥室報告親王，親王即刻出來接見我們。這是我第一次看見親王。他給我們的印象是，身軀修長，面色蒼白而消瘦，舉止文雅，表情凝重，他與我們一握手後就坐，經馬堅學長代表我們說明來意並提出要求後，親王立即側過頭去用輕微的聲音向他的秘書說：發個電報給吉達海關，告訴他們有中國穆斯林留埃學生廿八人要來朝覲，作為我的客人，希予免稅並接待。」吩咐完畢再同我們稍事寒暄後即起身告別，轉身入房，我們也就此告辭。在這短短的幾分鐘之內，親王表現了高尚的品德熱忱、慷慨、謙虛、誠懇、處理事務明決果斷。真正展現了「穆民弟兄」情誼的風範，令人讚佩不置。我們得到了費瑟親王的鼎力協助順利成行，前往聖地完成朝覲心願。

當我們抵達吉達港岸時，立刻就有海關人員上船問中國學生在那裏？我們回答說我們就是，

他遂與我們握手道色蘭，並說奉親王之命前來歡迎接待你們。他說請你們先跟我下船，僅留一二人清點行李，然後要腳夫替我們搬下船，逕往海關接待室休息。不久有一高級官員出而接待我們非常禮貌客氣，旋即進冷飲果汁，不到一小時的工夫他們已為我們備妥了四、五輛吉甫車，把行李裝好後再請我們分別上車，然後把我們送往麥加城內中國哈吉的領朝官（朝覲旅客的職業嚮導）的家門前下車，再由朝覲官出而招待，給我們節省了不少的精力與費用，實在難得。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剛發現尚未開採，一切都還在貧困落後中。國家的歲收大部份都仰賴每年一度的朝覲客的稅款和消費。當時吉達、麥加、默地納三城都還沒像樣的旅館，只有若干舊式的小客棧，幾全為有錢人所預訂，一般的朝覲客都寄宿在私人住宅內席地而臥，故這個城市的居民到時候都把自己的住宅騰出來，充作臨時客棧，賺取一筆可觀的租費，作為一年的用度，我們學生團則被安置在領朝官的家中及其左隣右舍的私宅中，一律地鋪，好在氣候不冷，不需被褥毛毯等物，另外一部份窮苦者，則多半睡在馬路兩旁，或空地上，到處都充滿了人，蔚為奇觀！

北平偽組織所派遣的五人「回教朝覲團」先我們而到達麥加，也住在中國領朝覲官的另一棟房屋裏，與我們另一部份同學同住。他們的團長姓劉，名字已忘，另四人中有兩位是舊式阿訇，兩名是「鄉老」（即普通教友，姓名已不復記憶），我們人多勢眾，加以他們不諳阿語，不能與

外界溝通。朝覲官一切都聽我們的，我們無形中已將他們包圍挾持，他們不敢也不甘做「同奸」，所以就完全與我們打成一片，對外完全用中華民國朝覲團的名義，所有一切朝覲的功課與活動，都跟我們一齊進行，根本就沒有打什麼「北京」的招牌，我們克盡全功打了一次漂亮的國民外交勝仗，不過他們爲了避免同去受責難，所以不願和我們站在青天白日國旗下合影留念。

那時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剛建立不久，石油也剛發現，已與美國簽訂合同成立阿美石油公司 ARAM-CO，尚未正式開採，國家財力仍很貧困，一切典章制度也尚未制定，所以一切都仍保持著原始狀態，根本談不上什麼建設，更談不上現代化。我記得我們以中華民國同教留埃學生朝覲團名義，請求晉見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的開國之君（通稱老王實即父王）阿布杜阿濟茲 H.M. King Abdul Aziz bin Abdu Rahman Al Saud 獲准，一天上午我們全團來帶那五位「北京」僞組織團員，一齊準時進宮晉見沙王，那座

皇宮非常簡單樸素，毫無豪華氣派可言，進入皇宮在走廊上看見一羣衛兵，戴頭巾、穿長衫、手持長鎗，腰插匕首，三五成羣，坐在走廊的兩旁地上，深覺詫異。原來他們還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特性與本色，不過不可小視這些衛隊，他們都是隨着老王打天下的勇士，個個都是神槍手啊！

我們被引入一間大會客廳裏休息等候，兩邊排放着沙發椅，頂上方放着一把高背的金色大椅，一望而知是國王的寶座，有人說，國王寶座（龍椅）普通人坐上去會頭暈的，我和幾位好動的

同學不信邪，想試試看，剛要坐下忽聞走廊上有士兵腳步聲和鎗支磨擦聲，我們趕緊歸座，不久宮廷大禮官進門，站在右邊高聲以阿語宣告：國王陛下駕到，言畢果見老王（那時約五十多歲）頭戴紅白相間頭巾，繞以金絲線圈，着駝毛長袍，身材魁梧，氣質高雅，威而不厲，我們原沒有攜帶禮品，結果把「北京」僞團所帶的禮品充作我們的禮品呈獻國王，也沒有單獨介紹那五位僞朝覲團。

國王只知是中國同教朝覲團而已，這時有幾個侍衛分別斟送阿拉伯咖啡給我們，國王則與沙汝誠、龐士謙兩位正副團長寒暄，垂詢中國穆斯林弟兄的情況，及當時的戰況甚詳，他祝福中國教胞並預祝我國全民抗戰勝利成功。晉見約廿分鐘結束，同學們最後分別趨前與國王握手道「色蘭」（Salam 平安祝詞）而辭別。印象深刻，雖事隔半個世紀多，而記憶猶新。

當時的沙國還很貧窮落後，吉達、麥加、默地那三城仍然老舊，沒有高樓大廈，沒有現代化

設備，一切都原始落後，與今日相比，真不啻有天壤之別！

我們那次朝覲，除完成宗教功課，政治目的而外，還建立了中沙兩國間的宗教情誼，使傳統的中國領朝官對中國「漢吉」（Hadji 意朝覲者）的接待工作改善很多，不再敢欺侮剝削了！

最有趣的是當時我們倉卒組團，經費有限，落地稅都付不起，那來餘錢購買禮品，結果只好慷他人之慨，借花獻「佛」了，而那五位「北京」客却除攜帶禮品外，還帶了很多中國食品調料，舉凡醬油、麻油、醋、醬菜、同教牛肉乾等，應有盡有，他們吃不完便與我們大家分享，一則增進彼此情誼，同時也給我們旅遊生活平添不少樂趣！朝覲功課結束後，我們乘輪返埃及，那五位教胞也返回了「北京」。

聽說事後他們也寫了報告：內中也曾提到我們留埃學生朝覲團的事，不過他們却自認曾單獨晉見了沙國國王呈獻禮品，雖與事實不符，但情有可原耳！（待續）

三國人物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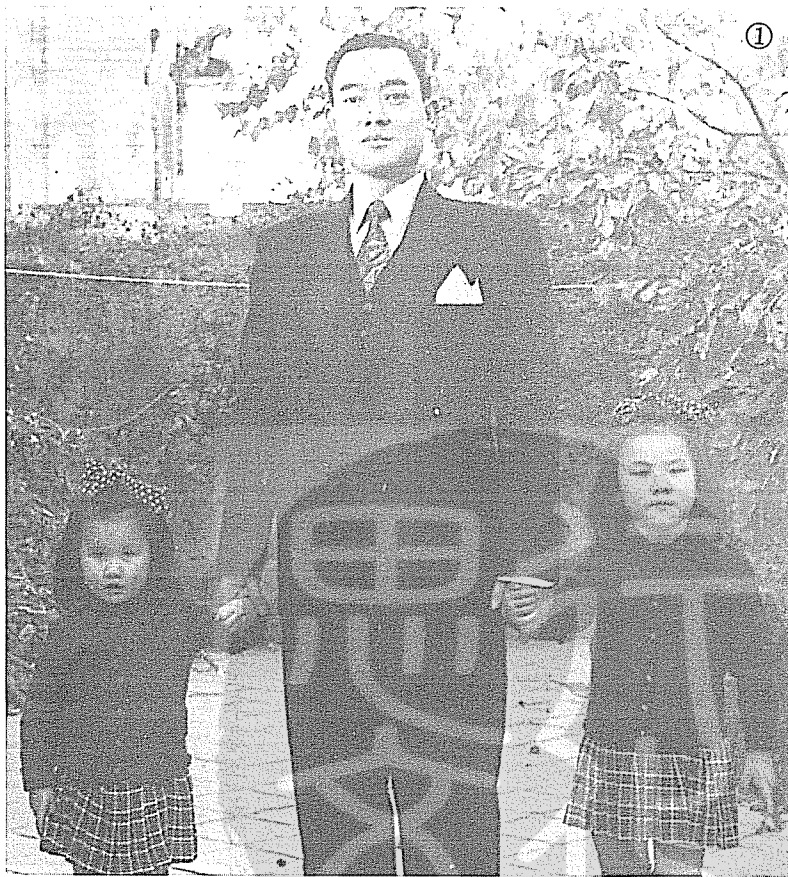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玖拾元

本書爲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歡迎購閱，定價台幣玖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定中明「定中明回憶錄」插圖（文見13頁）

①作者早年與兩位女公子在德黑蘭寓所合影。

②作者與家人合影。



楊聯陞輯：有趣味的名人書信（107頁）

定中明「定中明回憶錄」插圖（文見13頁）

①作者現任台灣回教教長，事事躬親奉獻主道。

②作者（左）接待訪華的黎巴嫩回教大主教哈珊哈立德長者（中）。

